

也说“持其踵”

《文献》2007 年第 1 期载有《〈战国策·赵策〉札记两则》一文,其中关于“持其踵”一则认为“踵”不是通常解释的“足踵”(或曰脚后跟),而是所谓“车踵”。还认为帛书本作“攀其踵”比“持其踵”义长且“更为传神”,云云。

此说似可商。首先,作者似不明所谓“车踵”的位置,且将其与“軫”混为一谈了。我们知道古代“车踵”是指“辘后承軫之处”(据贾公彦疏),而“軫”是指“车厢底部四周的横木”,或曰“指车厢底盘”(见戴吾三编著《考工记图说》,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),可见,所谓“车踵”和“軫”是两个部件,并且“车踵”是在“軫”之下。而作者却将“攀其踵”释为“即援引舆軫”,那么,“攀”的到底是“车踵”呢,还是“舆軫”呢?其次,作者“设想当时送别情景”为“女儿坐在舆辇之内”,从而认为母亲欲“在车下抱其足,恐不可得”。其实,更合理的“设想”应该是:“持其踵”的一幕是发生在女儿自车后登车的瞬间(古代车厢底盘距地面较高,约合古尺四尺左右,有半人高)。如果再从上下文语境来看,“持其踵”也不应释为“援引舆軫”。让我们来看一下《赵策》的原文:“媼之送燕后也,持其踵,为之泣,念悲其远也,亦哀之矣。”引文中自“持其踵”以后共有四个代词(两个“其”,两个“之”),细玩文意,似皆代指前文“燕后”。而且,即使将“持”换成“攀”,也难以改变代词“其”的语义指向。

综上所述,《赵策》、《赵世家》中的“持其踵”,较为合情合理的解释仍是通常所说的“抱其足”,但这感人的一幕不是发生在“女儿坐在舆辇之内”,也不是“在车下”,而是在女儿登车之时。

(辽宁大学中文系 王魁伟)

校勘学开风气的代表人物。有学者认为,卢文弨是“活校派中的版本派”,认为他“与段玉裁、王念孙侧重依靠推理手段有所不同,他更多地是依靠版本对校,在对校基础上再广征博引并审慎地加以别择去取”^①。与之此相对,我们认为,纪昀是属于“活校派中的理校派”,他虽以善本为依据,但广搜各种异文材料,能够充分调动各方面知识,分析考证异文,勇于判断是非,择善而从,在校勘实践上导王引之“有所改,有所不改”理论的先声。

作者单位:北京大学中文系

^①许殿才:《卢文弨校勘学的历史地位》,《社会科学辑刊》1990 年第 1 期,第 101 页。